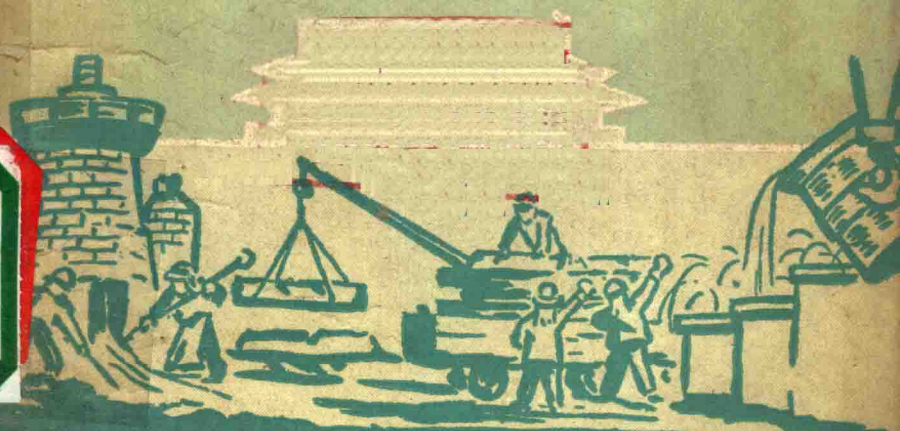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群众创作选辑

小說散文集

北京市文联編



北京出版社

北京群众创作选辑

小說散文集

北京市文联編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北京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小说散文集，一共收集了二十一篇小说、散文和特写。有的反映了全民大炼钢的热潮，有的反映了爱厂如家的共产主义精神，有的反映了忘我的劳动或惊人的创造。作者大部分是工人和初学写作者，由于这些作者生活在火热的工农业生产斗争中，写的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或自己身边的事情，因此这些文章显得特别朴实、亲切而动人。

小说散文集（北京群众创作选辑）

北京市文联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：3 11/16 • 字数：40,000

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867 定价：(6) 0.29元

目 录

特写 散文

- 機車大夫……………長辛店機車厂工人 石宝印 (1)
水庫上的好姑娘……………密云水庫干部 李耀武 (10)
椅子……………石景山發電厂工人 閻一忠 (14)
天大石头也要搬……………兴平机械厂干部 唐志学 (16)
雇車……………北京汽車制造厂 永祿 連啓 (18)
跃进短笛……………京棉二厂工人 呂 紀 (20)
雪夜运肥……………大兴区紅星人民公社干部 家 鳳 (23)

小 說

- 老工人的心……………長辛店機車厂工人
孙桂桥 馬建群 赵学勤 (27)
全家上陣……………長辛店機車厂工人 乔 予 (35)
吹鋼爐前……………首都机械厂工人 若 之 (41)
鑄工的兒子……………兴平机械厂干部 郭茂林 (47)
乘車記……………北京鐵路管理局干部 王慧芹 (52)
油壺……………石景山發電厂工人 陈 捷 (59)
幸福……………石景山鋼鐵厂干部 牛鳳和 (62)
盖楼記……………第四建筑公司文化教員 藍 烟 (70)
喜劇……………北京第一机床厂干部 李維廉 (77)
賭姓……………北京热电厂工人 曉 明 (86)
六訪岳中光……………北京市商业工会干部 董善元 (91)

貨郎上山·····	昌平区干部 郝孟学 (97)
田禾訂规划·····	教师报社 赵傳賢 (107)
四喜臨門·····	北京电子管厂工人 宋桂选 (110)

机 車 大 夫

長辛店机車厂工人 石宝印

我們厂有个老头兒，修理机車非常有經驗。全厂一万八千多人中，首屈一指，誰也比不了。古今中外，不管苏联的、英国的、日本的……大至爬山的車头，小至能装在汽車里的車头，他样样精通。車头上那么多零件，他合上眼能背的滾瓜烂熟。他在軌道旁边一站，能从車头烟囱里冒出来的“噗噗”声，听出机車牵引力大小，省煤不省煤。四十年来，經他手修的車头，往少里說，不下四千多台。

这老头兒在厂子里威信可高了，上自厂长，下至工人，誰見了都叫他陈师傅。工程师有了难捱的技术問題，也得向他請教。因为他修理机車本領高，大伙給他起了个外号，叫他“机車大夫”。

机車大夫的本名叫陈發，虛岁 58 了，大高个兒，寬肩膀，身板挺棒。干活兒的时候戴着老花眼鏡，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。他那身穿了两年的工作服，扔了都不会有人揀。

因为他技术好，被提升到机車車間技术室工作了。虽說在技术室工作，他的办公地点还是在現場。除了开会，他在技术室坐一会儿，剩下的時間在技术室压根看不見他。

車間里十来个工段，軸箱、制動、走行部……陈師傅門門通，門門精。哪兒有关鍵哪兒找他。工友們也習慣了，一遇到解决不了的問題，总說：“找陈師傅去。”說也怪，關鍵好象怕陈師傅似的，多难捱的問題，到他手里，就不成問題了，就象吃面条似的那么容易，手到擒来。有时候，工厂里同时發生了几个問題，这兒也找他，那兒也叫他，双方都爭着要陈師傅，因为这，两头还常拌嘴，鬧的陈師傅伸着两手沒有轍。解放以来，經陈師傅解决的大大小小的關鍵簡直不好統計。有人說：“全厂工程师集合起来解决的關鍵，也不准有陈師傅解决的多。”他家里的奖状和奖章快够一打了。工厂的光荣榜上年年有他的象片。

有一次，一台機車修完以后，到良乡一带去試運轉，不料車跑到中途，大軸突然冒烟了，軸頭熱達 80 多度。車停在良乡車站動不了窩了，車上的同志急忙給工厂打電話，要求派人來修。工厂負責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急的直搔頭。因为大軸發熱是全厂最头疼的關鍵，常常十天八天修不好。派誰去呢？陈師傅不在家，出差幫助別厂解決問題去了，只好派別人去了。

几个工友到了良乡，这也拆，那也拆，一拆一个遍，这头修好了，那头又熱了，来回折騰。他們从上午一直捱到第二天早晨，車沒修好，人也耽下了。沒有办法，只好等待工厂派人來支援。

正在这时候，陈師傅出差回来了。大伙兒看見陈師傅回来了，高兴的說：“你可回来了，咱們的车又捱在外面了，就等你去修哪”負責人也顧不得叫老头休息啦，派輛小汽

車，就送他走了。

象这样的事，是常事，为了解决关键，陈师傅常常飯顧不得吃，覺顧不得睡，深更半夜，工厂發生了問題，常把他从家里找来。老头兒是哪时叫哪时走，从来沒有二話。他回家沒准時間，老伴做飯也为难，早做吧，飯放在鍋台上烤的起了干皮；晚做吧，不知道他哪时回来。老伴向他說：“赶明兒工厂有啥事，回来告訴我一声。”陈师傅笑迷迷的說：“这由不了自己呀，工厂还有沒事的时候！”

这一回，陈师傅一天沒吃飯了，他下了汽車，在小攤上买了点点心，边走边吃，紧赶着往車站走。走到机車跟前，一个人沒有，他圍着机車一轉，喝！他們呆的那个勻和，都在背風的地方似睡不睡的眯着眼养神呢。伙友們看見陈师傅来了都跳了起来，好象吃了兴奋剂似的，精神馬上也来了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向陈师傅介紹大軸發热的情况。

陈师傅鑽到車底下仔細檢查了一遍，站在車旁拿眼一順，用手摸着脖頸子想了一会，一边拿木棍在地上划，一边說：“这样干你們看行不行，咱們大伙兒研究研究。”接着他把“就地刮瓦”办法向大家介紹了一遍。大家听完后，有的說：“好，就这么干！”有的說：“这个办法好是好，車下沒地沟，人在里边伸不开腰，怎么干活兒呀？”陈师傅一卷袄袖說：“行！你們架鍋，我在車下干！”說完，大家七手八脚的干了起来。

陈师傅鑽到車底下，仰面朝天，斜歪着身子，就象一根弯曲的麻繩盘在地上。拿刮刀一点一点的刮軸瓦，刮刀施展不开，胳膊使不上勁，刮了半天，才啃下一点金屬末来。鍋爐里边点着火，車下四外不透風，不一會兒，陈师傅就憋

了一身大汗。汗珠順着眼角流到眼睛里，腌的眼睛睜不开。在一边干活兒的工人，看陈师傅汗流浹背，感动地说：“陈师傅，出来吧，讓我們刮刮吧”陈师傅只说：“不用！我刮吧。”陈师傅不声不語，一直把軸瓦刮完，才鑽出車外。

下午，机車开回工厂，“就地刮瓦”的办法成功了，从此，大軸發热有了解决的办法。后来，陈师傅把这个办法教給了別的工人，再發生大軸發热，陈师傅不出去也行了。

陈师傅能干，不仅在本車間，鍛工車間的大汽錘有了毛病，也来找他修理。附近的机車修理厂和机务段，有了玩不轉的問題，也請他去解决。今年七月份，东北彰武机务段有一台机車出了毛病。一開車，汽室伐老格唧格唧的响，他們修理一次又一次，修了好几天，不但沒修好，而且声音越修越大，把伐体撞个乱七八糟，都变形了。他們听說我們厂有个“机車大夫”，立即与我們厂联系，把陈师傅請去了。

彰武离我們这兒有好几千里地，陈师傅坐了一天多火車，一会儿也沒歇，下車就奔机务段去了。到机务段，人家招待他甯提多热情了，給他沏茶，点烟，可是他受不了这个。他不管到哪兒，总是三下五除二，把毛病修好，紧赶着往回走，一会儿也不多呆着。陈师傅听大家介紹完情况，戴上老花鏡就上車了，到車上一檢查，毛病一下子就找到了。原来他們把毛病修反了，本来声音大是漲圈松，汽室曠，他們却覺得汽室伐扛勁，一股勁往松里修。因此，越修越松，越松声音越大。陈师傅把自己帶去的漲圈装好，又重新修理一下，再一開車，一点响动沒有了。大家握着陈师傅的手，感动的不知說啥好，都觉得这老头兒有点出奇。

回来时，陈师傅在車站上等車，他想乘快車，快車沒来，开来一列普通列車。这列車的司机曾經到我們厂接过車，他开的那台車就是我們厂修的。

司机老远看見陈师傅就喊：“陈师傅！你在这兒等車哪？”陈师傅看了看这位司机，觉得很面熟，可是不知他叫啥名字。說：“是呀！等快車哪！”司机摆着手兴奋地说：“坐我們的車吧！”說着就下車拉陈师傅到司机室去。陈师傅看人家对自己这么热乎，不好意思推辞，坐就坐吧。原来，司机叫他坐自己的車，是有用意的，这車头上有一个毛病，他們想叫陈师傅修理一下。

陈师傅这个“医生”，对待機車，真比大夫对待病人还关心。星期日，他从厂門口过，还要进厂看看機車，帮助倒班工人干一陣子。有一次，我和我师傅修伐动各杆，因为沒找到真正毛病，用氧气把各杆烤了个歪七扭八。陈师傅来了，一看，心疼的不知怎么好，他焦急地说：“这么干哪行啊，把杆都糟蹋了！”說着，他到汽室后面一看，一眼就把毛病看穿了，他拉了我一把說：“你看，修那兒管啥用，毛病在这兒。”我順着他的手一看，可不是，原来汽室后盖歪着呢，怨不得各杆那么別勁。他責备地说：“赶明兒干活兒看看再修，別逮住哪兒修哪兒，糟蹋一根杆得多少錢！”

前些日子，我們厂不是制造了一台建設号機車嗎，本来，这台機車按大家的眼光看来，已經沒啥問題啦，就等着試运转了。但是，陈师傅老是放心不下，他想：“这是我們厂子造的第一台機車，如果在半道上出了毛病，可不是鬧着玩的。”因此，就在大家圍着機車欢天喜地准备試車的时候，

他却不声不語的檢查起各部机件来，他戴着老花鏡，伸着两只油手，这兒摸摸，那兒看看，一会儿用盒尺量量配件，一会儿用小錘敲敲声音，就象一个慈善的大夫給初生的嬰兒檢查身体一样。他走到司机室，順手拉了一下手把，“哦！怎么这么費勁？”抬头看了看風压表，風压十足。一摸接門手輪，風門也开着。他仔細檢查了一下手把，手把沒有一点毛病，“哦？这是怎么回事兒？”他呆呆地凝視着手把，寻思着毛病的所在，从車下傳来的欢笑声，歌唱声，好象一点也听不見。他寻思了一会兒，又到走板上—檢查回动机，“啊，毛病在这兒！”原来回动机十字头不对中，歪了十好几公厘。他赶忙把伙友們叫来，伙友們惊心地说：“这可悬，車跑到半路上，如果打不动手把，修都沒法修！”陈师傅催着說：“趁車沒走，快修吧！”

汽笛一声長鳴，車緩慢地开动了，欢呼的人們，一边向車上的人招手，一边跟着車走，車越开越快，他們就跟着跑起来，一直跑了老远老远，才停下来。車越跑越快，中途，車快达每小时 90 公里，人把头探到窗外，强烈的風，打的睜不开眼，出不来气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58 岁的陈师傅却坐在鍋爐兩側沒有一点擋風的走板上，細心倾听着机械运转的声音。他臉朝后，眯着眼睛，一只手紧握榔杆，一只手捂着嘴，听得那么入神。別人高声喊他：“陈师傅，那兒太危險，快回来吧！”也不知是風硬啊，还是听的入了迷，他一动也不动。临到站，記者問他：“機車运转声音怎样？”他兴奋地说：“很正常，一点杂音沒有！这台車造的很好呀！”

陈师傅不但是工作模范，在培养第二代方面也做出了

很大貢獻。解放几年来，他培养了几十个徒工。他的徒工，有的当了工程师，有的当了科長，有的当了主任，大部分成了国家建設的有力干部。他們經常怀念着陈师傅，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还写信向陈师傅請教，逢年过节，常拿着点心来看望陈师傅。

小伙子們常眼热的說：当陈师傅的徒弟才走运哪。有时候，陈师傅到班里去解决問題，小伙子們可来勁啦，这个爭，那个叫，都想当陈师傅的下手。有些小伙子好奇的問陈师傅：“你是怎么学的？怎么关键到你手里，就变得那么容易？”其实，陈师傅的本領，并不是天生带来的，是勤学苦练得来的。

有一次我到 he 家里去串門，他拿着一棵点燃的烟卷說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抽烟的嗎？这里边还有故事呢。”

原来，在他年輕的时候，家中生活貧苦，父母托人把他送到工厂里来。一进工厂，陈师傅就一心想学好技术。他从小沒上过学，一不会看圖，二不会認字，再加上那时的师傅怕徒弟頂了自己的飯碗，不願把技术教給徒弟，学点技术真是难上加难。为了学技术，有时候，別人都下班走了，他偷偷地爬到机車底下，了解机車的构造，熟悉各部的配件。但是那么大的机車，上面装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管子，怎么知道哪兒跟哪兒連着，哪兒跟哪兒通着呢？为了解开这个扣兒，陈师傅从管子的一端找到另一端，可是，找着，找着，找到尽头，管路鑽到配件里边去了，怎么曉得配件里边的情况呢？他蹲在沒人的地方，抱着脑袋想啊想啊，想的脑袋發脹。他走道想，吃飯想，睡覺也想，想的他都入了迷。

这天，他看見一个工人拿着烟袋鍋抽烟，忽然，他灵机一动，下班，也置了个烟袋鍋，帶了点旱烟，进厂来了。他爬在機車上，抽一口烟，从管路的一端往里使劲一吹，青烟很快从另一端的管口冒了出来。“啊！原来是这样！”陈师傅心里立刻豁朗起来。后来，他閤不通，就用烟吹，吹来吹去，烟袋鍋也放不下了。

陈师傅說完这段故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补充說：“甚么工作也是一样，不鑽，覺得沒甚么；越鑽玩艺越多，越有兴趣。”

鑽，已經成了陈师傅的習慣，过去鑽，現在鑽勁更大。有时候，你常常会看到他独自蹲在機車旁边給車相面，他相一会儿，就拿木棍在地上划一陣兒，一蹲就是个把鐘头。有时候，他坐着喝茶水，水洒在桌面上，他用手指沾着茶水还划呢，弄的桌面上就象一道道河渠一样。

本来工厂扫盲，陈师傅不在数，可是他非要学习不可，他一有閑空，就掏出生字紙条念呀写呀的，学的可带劲啦，經過刻苦鑽研，他已經可以看报了。

陈师傅这个不知疲倦、不断革命的老人，样样事情都不願落在別人后边，只要领导發出号召，他就象一匹年輕的烈馬，一馬当先，立即跑在队伍的最前列。解放几年来，他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，处处都是欣欣向荣，步步高，样样事情都是为人民着想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感激和痛快。特别是党对老工人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更使他深受感动，他常常想：党把我們老工人举的那么高，北京市开人民代表大会也叫我参加，工厂开个甚么会，总是扶着我上前头

坐；有个头疼脑热，就問長問短，就象对待亲人一样……我拿甚么报答党对我的关怀呢？一想起这些，他全身就象增加了一股无穷的力量，这股力量，熾热的燃燒着他那顆純朴而忠厚的心。他暗暗地下定决心：人心換人心，我只有把我的心，全部獻給党，獻給人民！爭取做一个共产党员！

今年七月，陈师傅光荣的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在党员大会上，他激动的含着泪花，恳切、坚定的說：“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！把所有的力量都为建設社会主义拿出来！”

也是今年七月，陈师傅被提升为机車工程师了，別人都为他高兴，他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他回到家里都一字未提，若不是工友們向他的老伴和女兒說，她們压根兒也不知道。

陈师傅是我們厂的一杆紅旗，是我們學習的榜样，很多工人在跃进計劃里写道：“我爱陈师傅，我要學習陈师傅爱厂如家的作風，學習他高貴的工人階級的品質，爭取成为陈师傅那样又紅又專的人。”

（选自“北京文艺”1958年10月号）

水庫上的好姑娘

記密云支隊一等獎獲得者——王健華

密云水庫幹部 李耀武

“健華是個好姑娘，朴樸實實，真能干。在我們隊里，她象個當家人似的，關心這個，照顧那個，姐妹們都喜欢她。不管什麼工作交給她，准能完成。”密云支隊婦女中隊長，經常對人誇獎她的“女兵”王健華。

王健華是密云縣南菜园村人。長的不高不矮，結結實實，紅紅的臉蛋兒，梳兩條大粗辮兒。走起道來“蹬蹬……”地响；干起活來，有使不完的力氣。在社里勞動就是把好手。不管是風里雨里，白天黑夜，她跟個大小伙子一樣，組織突擊隊，搞積肥，修水利，種試驗田，一年四季長在地里。因此，受到社里好幾次獎勵。這次，到水庫來，姑娘們就選她當了分隊長。

她們是密云支隊第一批女民工。剛來時，只有四十多個人。領導上讓她們夾工棚兩側的寨笆。木匠師傅在前面栽樁子，她們跟在後邊夾秫秸。眼看木匠師傅愈栽愈快，把婦女們拉下來了。姑娘們一看離的遠了，就心慌了，心愈慌夾的愈慢，汗珠兒順着鬢角往下流，也顧不得擦了，秫秸刺破了手，也忘了痛啦！忙活了一天還是沒趕上。回頭再看看夾的寨笆，稀的稀，密的密，要啥樣有啥樣。在收工前，

隊長半开玩笑地說：“夾的慢先不講，質量可不合格，密的地方有巴掌厚，稀的地方都能鑽進大駱駝。明天哪，照這樣干可不行啊！”

姑娘們听了，有的不說什麼，心里別着一股勁兒；有的撇着嘴，走回工棚。回到工棚里就委屈起來了：“遠離家鄉來這兒，住這少門沒窗的工棚，還挨批評。……”幾個年紀小的，爬在炕上“嗚嗚……”地哭起來了。

困難擺在面前，怎麼辦？隊里的姐妹們最大的才二十歲，小的只有十五歲，離開娘跟前，頭一回出遠門，……王健華想啊想的，突然想起了臨來的時候，社里黨支書囑咐自己的話：

“年輕人，應該在困難里鍛煉自己，越能克服困難，就會越堅強。這一次去修水庫，要給咱社里爭光啊！”

她想到這里，心里就豁亮了。“對，明兒個跟大伙商量商量，想法把寨笆夾好。”果然，第二天，情況就變了，姑娘們緊跟着木匠師傅，王健華走在頭里。眼精手快的緊忙活，姐妹們都照着她的樣兒做。不大会就趕上了木匠師傅。

夾完了寨笆，姑娘們開始學習推小車。乍一推，只能推半筐土，還東倒西歪的，跟酒醉的羅漢似的。車框還經常碰破了手，一不小心，車轆轤就壓到腳上來了。個別的隊員就泄了氣，嘟嘟囔囔的不高興。

王健華見到這情況，就在休息的時候，給姐妹們拉開了家常；她說：“姐妹們，今年咱鄉發了一場洪水，一提起來，頭髮梢都發麻呀！春天，我們社里突擊隊員們種了二百多亩水稻，三十多個人，連黑帶夜的耕呀耘呀，修理呀，施肥

呀……眼看着一大片水灵灵的稻苗長了一尺多高，長的真象花兒似的。可是下了大雨，山洪一泻，全給冲走啦！那天，我們冒着大雨，搶呀救呀的堵口子，也沒堵住，差点沒把人給冲走啦。水势越来越大，我們也回不去家了，就站在坟头上，高坡上，瞧着一片汪洋，放声大哭。后来有小船把我們救到家里。家里也是沒腰深的水，泡的牆也倒啦，炕也塌啦。人都又躲到荒郊野外。就讓雨淋着，也不能砸死在家里呀！好歹水沒再往上漲，要是再漲，就得把我們村子抬走……。”

姑娘們听了，一声不响，都联想起自己經歷洪水的情形。健华接着說：“要是不早把水庫修好，咱們还不是照样受害呀？邻县的人跑好几百里来帮助咱們，咱們要是泄了气，对得起誰呀？”这时候，有几个姑娘齐声說：“咱們好好学推車吧。”

从这以后，姑娘們都鼓足了干劲，决心馴服手推車，多装快跑。小車越推越穩了，半筐土变成了一筐；滿筐就变成了尖筐。王健华和陈淑良、孔秀华几个姑娘，都能推双筐来回跑。有一天上午，大队教导員来到工地上，給她們計算了一下時間，推这么重的車，在三十公尺的距离之內，一分半鐘推一趟，半天推了一百八十二趟。王健华的干劲，带动了全队的姑娘們，大家都暗暗加勁，想和她賽一賽。工地上你追我，我赶你，整天价干的热火朝天。

有一天晚上，姑娘們干活回来，到工棚一看，先回来的两个病号病的更重了。項春香發燒直說胡話，李芝兰心口痛的滿炕打滾。王健华一看急了眼，告訴姐妹們好好照顧